

丙午年三十

王耀武

2026年，丙午马年除夕。我在异乡，窗外落雪无声。

一片雪花贴在玻璃上，化成一滴水，歪歪扭扭流下来。顺着那道水痕往外望去，忽然就想起了老家——这时候，皖江的风该有多冷啊。那风从菜子湖上来，过圩埂时带着水腥气，呜——呜——，像谁在远处吹埙。

而此刻，一声“拖猪啰——”，却在记忆里猛地炸响。

天刚麻灰亮，村东头王屠户的大嗓门像一颗石子，投进冻僵的村庄。肥猪被拖上青石板，四蹄蹬出的泥印，是新岁第一道慌乱的笔画。嘶叫撞在斑驳的土坯墙上，弹回来，再弹回去。白刀落，红潮涌，一股白气扑到脸上，带着腥味，还有一股烫人的热乎劲儿。

我小时候不懂，问奶奶：“杀猪咋这么吓人？”

她说：“傻孩子，年本来就是滚烫的，不烫还叫年？”

门板边围成小小的墟市。女人们袖着手，用冻红的手指戳着雪白的肥膘，“你这肉膘不够厚”“多给点瘦的”。讨价还价声里，全是熟稔的亲热。猪肉用油纸包好，拎在手里沉甸甸往下坠。有了这块肉，漂泊一年的人，心里才算踏实。

父亲蹲在墙角，把烟袋锅在地上磕了磕。那头猪是他开春从集市上抓回来的，养了十个月，红薯藤拌米糠，吃得呼噜呼噜响。有一回猪拱开圈门，把一垄白菜拱得七零八落，父亲追了半条圩埂才追上，骂骂咧咧拴回去。可第二天喂食，他还是多抓了一把糠。

他没说什么，起身把烟袋别在腰后，拎起那包肉，往家走。

当家塘干了，鱼按人头分。塘泥翻上来，黑黢黢的。穿胶裤的汉子跳下去，搅得满塘翻腾。大鱼“泼刺”一声跃出水面，鳞片在冬阳下一闪。岸上笑声炸了锅，惊起一滩麻雀。鱼按堆抓阄，两三斤的鲢鱼被抹上粗盐，挂上屋檐，成了“年鱼”。

喧闹散尽，炊烟直直地升上去。“二十七，掸尘迹。”

长竹竿绑上竹梢，扫落梁间陈年的蛛网与浮尘。阳光从窗棂射进来，光柱里浮尘飘来飘去，像一群被惊起的、微小的魂。旧岁，便在这场昏黄的纷扬里落了幕。

杂物清出院子，付之一炬。火苗蹿起来，青烟笔直地往天上走，一年的疲惫与晦气，都随烟散去。

天未亮，母亲趿拉着旧棉鞋，“嚓啦嚓啦”踩过地面。杉木盆里，隔夜的糯米吸饱井水，胀得圆滚滚，闻着有股微微发酸的甜香。

父亲蹲在灶口，用火钳拨开灰烬，把溅落的火星埋进柴架底下。“轰”的一声，火苗蹿起来，照亮灶边那只旧饭甑——杉木的，三道铁箍，底下那道裂了口。

母亲装米前，总要用指腹沿着裂缝轻轻一摸，从这头，摸到那头。火光映在她脸上，明一下，暗一下。她收回手，把甑底朝灶口转了转。

“再撑一年。”

蒸汽上来，顶得木盖“噗噗”响，米香混着杉木的清苦味，在灶屋里酿成一片暖雾。

腊月二十八，油香统治了村庄。

天没亮，母亲就在缸沿上荡亮了刀。“嚓——嚓——”，磨刀声稳得像心跳。起先是长一下短一下，像睡醒的人伸懒腰。磨到刀刃锃亮，声音就密起来，“嚓嚓嚓”，急一阵，像在催促什么。最后一下，她把刀刃竖起来，轻轻一刮——“铮——”，细得像针掉在地上，可满屋子都听见了。

双刀起落，肉末飞溅。她忽然停住，从砧板缝里剔出一粒碎骨头，对着晨光看了看：“这猪崽，秋收时还偷拱过咱家的红薯呢。”语气里没有埋怨，只有对一段共同岁月的确认。

母亲捏圆子，总像在接生。她说，圆子是年夜里生出来的娃娃。肉馅在掌心轻拢慢捻，拇指和食指圈成环，虎口轻轻一收，一个光溜溜的球就成了。小勺蘸水淀粉，轻轻一刮，圆子滑



鸣春 马志琼 摄

进滚油。“滋啦——”

但各家的“滋啦”是不一样的。东头王婶家的油锅发闷，“滋——啦——”，拖得长，像舍不得；西头李奶奶家的声音尖，“滋啦！”一声，干脆利落。母亲夹在中间，不紧不慢，“滋啦滋啦”，均匀得像纺车。

油锅里翻涌的，何止是圆子。屋后沟渠里，春水开始涨了，冰层底下，泥鳅吐着气泡，咕嘟，咕嘟，像谁在灶下添柴。那声音和油锅里的滋啦声遥遥应和——都是冬天在开裂的声音。

油花溅起来，在我手背上烫了个点。母亲不说话，从灶心扒出一块陈年老土，蘸点唾沫研开，敷在伤处。泥土凉丝丝的，镇住灼痛，可猪油的暖香，却透过泥土渗进来。

第一锅圆子出锅，母亲吹了吹，递到我嘴边。一口咬开，壳酥瓢软，滚烫的肉汁涌出来——烫得人眼眶一热。

傍晚，我端着粗瓷海碗挨家送。走过青石巷子，那些声音从门缝窗缝里漏出来，一缕一缕，在冷空气里缠在一起。东家王婶塞我一把炒花生，西头李奶奶给我两块芝麻糖。一碗圆子换满兜吃食，巷子里的烟火气，裹着邻里的情分，暖得人心头一热。

丙午年的除夕，在漫天腊香里到了。

父亲买回大红纸，把书写的事交给我。研墨，松烟味混着红纸的染料味，在堂屋里弥漫。提笔，写下：“枞川碧水绕村流，浮山青黛入画楼。”横批：“山清水秀。”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可一笔一划，都用了全部心思。

他背着手，在一旁踱步。忽然伸出手——皴裂、粗糙，指节像老树的

根——在红纸上，顺着我的笔画，一笔一划地描。描到“浮”字，三点水旁，他描了三下，很慢。

然后他收回手，没有看那字，却把手背翻过来，对着灯光看了看。那点红，就抹在他手背上。

窗外有风，红纸的边缘簌簌动了动。他转身去搬梯子，准备贴春联了。我又写“五谷丰登”贴粮仓，“清静平安”贴灶壁。裁几缕红纸，系在院中果树的枝杈上。寒风里，那点红飘来飘去，藏着对来年最朴素的盼头。

祭祖是午后的事。母亲备好六碗祭菜，三荤三素。父亲从柜子深处请出那坛藏了一整年的酒，瓶身上还沾着灶屋的烟火灰。他用袖子抹了抹，才掀开泥封。

后山岗上，枯草盖着薄霜。父亲

俯下身，把右耳朵轻轻贴上冰面，耳朵一下冻得通红。

她闭着眼，睫毛上很快凝了霜。寒风掠过枯枝，发出轻微的呜咽。冰层底下，有什么东西在响——嘎吱，嘎吱，像陈年的骨头在翻身。好一会儿，她才直起身，只用手心慢慢焐了焐冻僵的耳朵。转身进屋时，顺手把门边一把歪扫帚扶正了。

父亲拨一下炭火：“镜听。”

“听什么？”

“听年来年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老辈人信这个。”

“砰——啪！”

第一声爆竹炸开。紧接着，远远近近，万响齐鸣！硝烟弥漫，呛鼻子辣眼睛。丙午年的脚步，踏在这炸响里。堂前烛火，一夜不熄。

而此刻，我在异乡。

厨房亮着恒温的蓝光，油温显示屏上，停在一个被计算好的数字上。我从冰柜深处摸出一袋圆子，袋子外面结了一层白霜。

伸出右手，拇指和食指圈成环，学母亲的手法。虎口收拢，挤出来的形状，却再也挤不出她手里那种圆软温润的模样。

窗台上搁着那截从老屋带回的饭甑铁箍，锈迹斑斑。它环抱的空空圈里，此刻盛满了莹莹雪光。

打开一瓶酒。瓶身圆润，带着年节的喜气。拧开瓶盖，“啵”一声轻响，竟像极了母亲掀开杉木饭甑时，蒸汽顶起木盖的声音。

去年视频，父亲看见这酒。他身后墙上，旧日历还停在丙午年腊月，红纸黑字，边角卷了。他问：“这酒……也得等过了三九寒气才起封吗？”顿了顿，又补一句：“那年头，等寒气过去，不容易。”

我一时答不上来。

斟酒。琥珀色的液体在杯里晃出光晕。

抿一口，一股热辣从喉咙贯下去。这滚烫，严丝合缝地对接上记忆——那年除夕，母亲把第一个滚烫的圆子递到我嘴边。那一口下去，滚烫的汁水在舌尖轰然炸开——不是缓缓弥漫，是炸开，像那一年一样烫，却烫得心里发空。

酒的余味很长。可在这之后，我等的另一重回甘——谷仓的干香，麻绳的粗粝，灶火的温厚——却迟迟没来。

望向窗台。雪已经悄悄盖满了铁箍。月光下，它环抱的空空圈里，盛着一捧幽蓝的雪光。

远处楼群亮着电子红屏，祝福的字幕静静流淌，光波涌不到我这扇窗台。窗外只有风声与落雪，安静得能听见时光在走。

零点将近。

我举杯，向窗台上那截覆雪的锈铁箍，虚虚碰了一下。

没有声响。铁箍太锈，雪太厚。我的手腕，终于学会了母亲当年的那种轻。

仰脖，饮尽。酒液滚烫。

雪落在窗玻璃上，是极轻的“沙”，像蚕在吃桑叶。落在空调外机的铁皮上，是“噗、噗、噗”，闷闷的，像有人用拳头在敲一只空桶。落在窗台那截铁箍上——

嗒。

我等了很久。